

《经典关系》作者莫怀戚  
观念推理小说经典

# 隐身 代理

莫怀戚 著

群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身代理/莫怀戚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3.5

(莫怀戚观念推理小说经典)

ISBN 7-5014-2934-0

I. 隐… II. 莫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6399 号

隐身代理

莫怀戚 著

---

责任编辑:张小红

封面设计:王 子

---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100078

网 址:www.qzcb.com

信 箱:qzs@.qzcb.com

印 刷: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经 销: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208 千字

印 张:9.125

版 次: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14-2934-0/I·1243

印 数: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15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# 我写侦探小说(代序)

莫怀戚

我写侦探小说，是为了赢得读者。可读性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首选前提——在文学作品尚未市场化时就是如此。没有形式美，人们则很难认识其实质之美。好比某人的外观使你根本不愿接近，你怎么知道他(她)的心灵之美呢？

24年前恢复高考，我从剧团考进中文系，一心主攻剧本，准备回团当编剧。但当我的编剧功夫接近圆熟之时，舞台剧无可奈何地被冷落了。许多专业编剧赋了闲。

我改写小说。写剧本的人来写小说，有走下坡路的感觉：轻松，但不过瘾。幸好当时还很走红的纯文学(小说)在写作时能品尝到语言之美感，渐渐地也爱上了。小说使我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。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年。

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，纯文学(小说)的情况也开始不妙。总之你认为写得挺棒的，在挺有名的期刊上发表了，甚至还获了奖，然而很少有人读到。很明显，心性浮躁的现代人对于可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

这情况让我开始写侦探小说。因为这种小说精彩、刺激、有悬念。福尔摩斯自不消说，进大学后开始喜欢英国的克里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张。前者的内心世界剖析、后者的情节铺陈让我佩服，我决心将两种长处结合在我的身上，而且增加文化气



息。我希望我的侦探小说比我读过的那些“软”一点,或者说,我要将纯文学的情调移植过来。

以上可算文学方面的原因。而现实的原因是,只有到了现在,中国才有了写侦探小说的气候。

二十多年以前中国人过着划一的简单生活,人的欲望是被锁住的。不论犯案、定案(定性)还是破案,都相当低级,有些案子根本就没有去“破”,而是“说”了就算数。这一切别说不能给侦探小说形成土壤,你就是凭天才的大脑编圆了也不像。

现在,市场经济大潮涨起来了。这大潮中有两条特别生猛的大鱼,一条名叫钱,一条名叫性。

钱本来比较简单:它只是人的对象。但由于人们都想得到它,绞尽脑汁,花样翻新,它就给弄得很复杂了。

性本来就复杂,因为它的载体是人。性绝非仅仅是肉体的交合,它后面有一块深广皆不可测的世界——情感。

钱和性还要互相勾结,兴风作浪。

这是一方面;另一方面,随着高科技进入生活,生活便多了许多隐蔽性和不确定性。重庆流行着一则笑话:某主编同妻子用手机通话,一个说在沙坪坝,一个说在江北,结果打着打着,在解放碑打了照面。

复杂而高级的社会生活是侦探小说的土壤,这是不需要论证的结论。

但我一开始写的并不能叫侦探小说,我自己给了个界定,叫心理推理小说。大致意思是,根据人的心理特点可以推断出他(她)在什么情况下将如何行事。我如此定位,旨在避开克里斯蒂和松本清张,同时让小说更“文学”而非更“案件”,这样当然有点犹抱琵琶,但在纯文学惯性还很强大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居然引起了“高层文坛”的注意,认为是“小说新样式”。

但渐渐地,读者不满意了,认为破案者没有动起来。这样说的人多了,对我的影响也就大了,写法做了改变,成了现在这样子,而且保持了七八年,说明这是读者较能接受的样式。

我受先贤“文以载道”的影响很大,所以尽管在课堂上大讲小说的娱乐功效,自己写时还是特别注意其教化作用,希望我的侦探小说能够警世。

写这种小说相当苦:作案既不能低水平(有些小说被编辑冠以“高智能情杀”之类称谓),破案更得道高一丈,以至于我的家人已听惯了我的叹息:“自己破不了自己(作)的案。”

另一苦是:要将情调同罪恶糅在一起,决非易事。情调往往是“反情节”的,而罪恶则必须依赖情节。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优美的文学作品,而非公安局里的卷宗。这与其说是为了读者,不如说是为了作者——他需要作品的优美来产生文学创作的乐趣。

因此也可以说,有苦才有乐。

最后要说的是,我写侦探小说,侧重于伦理方面的思考。时至今日,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价值观的多元化导致伦理上的大松动和多种矛盾的尖锐化。不尖锐无以导致伤害,无伤害无以导致侦破……于是,倒推回去,伦理的思考也就出来了。话虽这么说:“各有各的活法”,还是应该有合于大多数人利益的客观准则的。

我有三个弟弟:一个是刑事诉讼法教师,一个是外科医生,另一个教药剂学。而我的母亲早年是学法律的:亲人们的帮助是我侦探小说的重要成因。

# 目 录





我写侦探小说(代序) ..... 莫怀戚

隐身代理 ..... (1)

## 故事简告:

欧阳律师作为风险代理替打工者垫钱打官司,官司赢了,委托人却拒付委托费跑了,就在律师为道义被亵渎而心灰意冷时,一位神秘的隐身代理的出现使事情有了逆转。看上去是一个替打抱不平的律师打抱不平的故事,却不仅仅是。

## 章节引读:





“大吃螃蟹式的风险代理”  “特工”出现了  吊脚楼传来吉他声  一个男人名叫“童年”  第三种力量

误伤的渡者 ..... (71)








## 故事简告:

漂亮、性感的雷宇是个天生尤物,从小就少不了男人为她决斗,乃至有人被迫流落他乡,有人进了监狱。成年后,更是让未婚夫和旧日情人斗得你死我活,最后被一步一步推向死亡陷阱的会是谁呢?

## 章节引读:

公主熟睡了  情场三角——老套子吗  历史:轰动全市的舞厅枪响  “猫团”、“狗团”争夺“第一夫人” 







文明在召唤  斯迪娜失窃案  偶遇老狱长——雷母青春史之一页  渐上正轨 理性抬头  节外生枝 京都之行  情敌见了面  鸿门宴  警方最后的问题

## 滚动的仿竹栏杆 ..... (151)

### 故事简告:

强壮的总编在一场酒会中悄无声息地丢掉了性命，是仇敌下了毒手，还是情敌的疯狂报复？抑或另有隐情？剥茧抽丝，真相大白之日也是你大吃一惊之时。

### 章节引读:








总编大人不见了  第一起 大南湖集资  第二起 向未来的局长讨私账  查找情人  《有一女人在南方》

## 两姐妹与两兄弟 ..... (223)

### 故事简告:

两姐妹与两兄弟，可谓各有一正一邪，姐姐是自杀？还是被妹妹所害？抑或是兄弟们的干系？那么究竟是哥哥，还是弟弟？

### 章节引读:

总经理未婚妻自杀  深山藏古寺——妹妹？  兄弟公司为姐妹而办  告密  另一个男人  引出一个女人来  所有的原因都在起作用  后记：现代机制与古典情怀



# 隱身代理





## 大吃螃蟹式的风险代理”

女编辑安明独上层楼，夜观天象，想着欧阳律师刚刚打来的“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”的电话。

夜空是一片紫色的雾。有繁星在雾的背后，安明知道，现在已经不可能凭今夜的天空看明日的天气了。但她还是怀着一种“永远的侥幸”（同事兼密友三空语），希望能多多少少看出一点什么。

律师在电话里相邀，“明天同三空来寒舍小聚”。他的寒舍在重庆著名的老风景区南温泉。“明天天气怎么样啊？”安明信口问了一句。明天是星期六。

“没有问题。”那一头兴致勃勃，“明天是今年小阳春的第一天。一夜起来突然晴，”这个宝器律师开始吟哦，“阳光普照带胭脂。南风软软像抚摸，出门可以不带伞。怎么样？”

“好诗！好诗！”安明笑起来。她喜欢这个年轻律师的幽默感。有幽默感的律师不多。“你就请了我一个人？”

“我先请的三空长老。他说明天有了安排。但我听出他那安排并不要紧。你鼓动一下他吧，拜托了。”

“我同他商量一下再回你的话吧。”安明说。

一般说来，律师同媒体的关系都不错，但欧阳律师并不是《法制与生活》的老朋友。他是最近因“大吃螃蟹式的风险代理”才同安明等人相熟的。

所谓风险代理，简言之，律师垫钱打官司，赢了，委托人拿到了钱，律师才有收益。这是两个极端：代理收费当然比一般方式的收益多得多，但也有可能竹篮打水，白干了白花了。

这种代理目前在国内尚不广泛，主要是赢了官司也拿不到



钱，令律师裹足。但好像欧阳热衷此道，因为他“有办法让法院执行”——同行们说起这个，语气飘忽，心情复杂。

本来，能让法院将判决执行了，是好事，但由于多数难以执行，那少数能执行的——欧阳的官司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执行了——就会引起说不清道不明的反感。现在就是这样。

三空，就是相当反感的一个。但他也只能说出四个字：这不公平。

对此，安明并不苟同，但也只说了四个字：三空不空。意即你心胸狭窄，如此计较，奢谈什么“空”？

但一般的风险代理并不会引起媒体关注。而欧阳律师此番却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兴趣。原因有二。

一、委托人是处境极度困难的工伤致残者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欧阳为他们租房子，请保姆，让他们一边疗养，一边静等赔偿。此举，无论委托费的收取达到什么比例，都带人道主义色彩。从而受到舆论赞赏。

二、然而，拿到了赔金的委托人，无一例外分文未付，一跑了之——迄今已有三人。这一点引起的震动，远远大于第一点。有代为不平的，有幸灾乐祸的，有出谋划策的，有提供情报的……更有甚者，据说——只能是据说——有吃血泡饭的找上欧阳，愿意“代为收费”……不一而足，圈内圈外好不热闹。

《法制与生活》报，从一开始就跟踪报道这“伤残索赔代理系列”，已有年余，因此同聚焦人物欧阳律师，不是朋友也是朋友。

本来以为，那些伤残的委托人携款潜逃了，也只能不了了之。不错，他们都与欧阳律师签有合同，欧阳可以起诉他们，再说，他们还是有老家的，欧阳同当地的政府一直保持着联系……但，事实上你不可能将一个浪迹天涯的打工仔真正到位地处置了。如果说，社会支持让老板们拿出钱来赔偿伤残的员工，那

么,对于律师委托费的落实,就不那么热心了。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心态。这种心态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,而且也是令发达国家——包括比邻的日本——相当小觑的民族德性,但要在短期内消除之,很不现实。伟大的导师列宁说过:最难战胜的力量是千百万人的习惯。

所以,欧阳律师一直没有任何针对性的行动,甚至连扬言如何也没有一句,只是不无伤感地对余下的委托人说,如果这样,只好你们自己去讨公道了……

但就在众说纷纭渐渐淡去的时候,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。这就是刚才欧阳打电话来说的——逃跑的委托人自己将委托费送来了!

真有一种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。

而且不止一人。是三人。三人都送回来了。

“感觉到他们相当紧张,好像受到了威胁。弄得我也很紧张。”欧阳律师说,听得出在那一头使劲咽口水。喉咙干得厉害呀——安明想。“因为,好像他们一致认为,我早就有了安排,我有一个很神秘的机构专门干这事。他们跑到天涯海角,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”

说得安明打了一个寒噤,一时开口不得。

“情况相当复杂,电话就不多说了吧。所以请你和三空长老明天来寒舍休假一日。”稍停,欧阳说,“很生动的。就当听听传奇故事也行。再说,你们可以来划我的小船呀!”

最后这句话很有煽动性。安明说我同三空说说吧,“他不愿意,我就一个人来。”

她拨通了三空的手机。三空正在上网,非常突兀地念念有词:“布什表扬了俄罗斯,没有表扬中国!我们凭什么要被你表扬?”安明便知道他在网上找有关“9·11”的信息。“我们当然不



是美国的敌人，但何必要成为你的盟友？我们当然不是拉登的盟友，但何必要成为他的敌人？国家做得对——喂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是不是对欧阳的戏剧性变化不感兴趣？”

对方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觉得欧阳在利用媒体打自己的业务广告。他在编造。”

“那也不妨碍我们去做客呀。人家拿车来接送。”

“贪图这么点小甜头呢！我总觉得这家伙相当复杂。”

说欧阳律师“复杂”，并不为过。他的父母都在北京，父亲仍在任上，但做的什么官，讳莫如深。欧阳读初中时，随父公差来渝，游南温泉时，偶然地认识了帮父母划游船的小小村姑关英英，少男少女一见钟情。欧阳高考，所有志愿都是重庆的大学，如愿进了西南政法大学，又如愿娶得关英英为妻。有道是一个无视门第愿下娶，一个是不惧显赫敢上嫁；而且关英英不愿离开南方山水——连重庆的市区她都不想待，怎能让她进京城？而欧阳小子也说过“离开了花溪河的就不是关英英了”这样的话。所以他俩算是演一出倒装《天仙配》，在重庆远郊美丽的乡间安了家。

这些都是美谈，但因为有些离奇，所以蒙着神秘面纱。这次风险代理工伤索赔诉讼，居然得到执行，已经让人咋舌。委托人失信，昧着良心跑了，却又规规矩矩送回钱来，实在难以置信。因此三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，宁可敬而远之。“文化光棍”三空最大的弱点是怕麻烦，恐怕这才是所谓“三空”的实质所在。

安明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凡事只将那家伙作一个陪伴，不敢奢望让他有所作为。“一切不关你的事，你陪我游一趟山水而已，如何？”

安明在屋顶的“家居清吧”坐下来。这是个视野很好的角

落。重庆因为山地，反易登高望远。朋友们来帮忙，在此处搭了素雅的凉棚，添置木桌木椅，遂成露天清吧，不时邀人小聚，打发独居的寂寞。

（安明有过短暂婚史。离婚后前夫由衷地告诫她：“你看人太穿了，男人没法活。”她叹口气，也由衷地回答：“是这样。但要我装糊涂也难啊！即使装出来，人家也不相信了。”遂相对无言。

这是作为女人的安明最大的悲剧。但天性难移，她已有一世无夫的准备。）

她不愿回到屋里。临睡之前最易寂寞。女人又不像男人那样热衷上网，何况已不是小姑娘的她对那些虚幻而夸张的无聊把戏很难真正投入。还不如独自思想。好在她有这个功夫，自己与自己讨论，而且每一讨论，多有所得。所以有时候别人问她“你昨晚上在干什么”，她会认真地回答“与安明共度良宵”。

她想欧阳律师那里，有两种可能。一是他的确具备一种力量，迫使委托人交出委托费。律师据此安身立命，都吞掉委托费，律师怎么活？而且，如此地贪图小利，无视诚信，也是让人沮丧和厌恶的。因此，早有准备，布下机关，让拿到赔偿费就一跑了之的家伙规规矩矩上门，自动给我吐出来，是个能快人心的事。

另一种可能就是，其实并没有将委托费送回来。但如果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，默默接受现实，等于是一种鼓励。欧阳律师的这种风险代理，正在进行的，尚有好几起。由于知道了不但官司好赢，而且真能拿到赔款，前来委托的，也就多了起来。那么，欧阳律师还敢不敢接受委托？

所以，如同一首新近又唱起势头的老歌唱的，“心像黄连脸在笑”（《十送红军》），让报纸发几篇特稿，让舆论明白，该拿出的



委托费是吞不掉的。

而且——更重要的是——这实际上是对那几个昧了良心的委托人的曝光和敦促,不,应该说是威胁。

安明在软软的夜风中微笑起来。这个欧阳律师,从来利用媒体都是有一整套的。

说穿了,要让媒体代替律师监督委托人。

假若我是那种委托人,即最初以为索赔无望,打算认命,有律师主动找来,不要先交一分钱,还给吃给住,代为索赔;然而一旦获赔,又心疼那点委托费(总得有好几万吧),于是一跑了之。但是,报上却登出来,我又慑于什么,主动上门付清……我有什么感觉?

我会恐惧的。安明想。是的,会非常恐惧。

次日,安明和三空由欧阳律师接到了他南温泉的家中。

欧阳的车,只是一辆低档廉价的“长安”面包车,有点出乎安明意外。她本来以为至少应是一辆中档的卧车吧!

欧阳没将车停在自家的小院里,却停在附近加油站的小坝子里——每月总得交一笔停车费的——更让安明不解。

待顺着欧阳的手,望见那一片农舍时,安明也就明白了他的用心。欧阳在这里花钱构建的,不是上等人式的乡间别墅,而是一座农家小院。而且虽是独立,却与本地农居挨着,约略看去,并无特别之处。

欧阳律师重点考虑的,就是安全。将车停在加油站,将房子盖在农舍旁,这就将自己的家同本地人紧紧靠在了一起。同三空一说,三空完全同感。“京城文化的确优于地方。”他说。

院子坐落在公路同花溪河之间。在野草野花的药香之

中，顺院墙根走着，碎石块和泥砌成的院墙让人摸着特别踏实。墙头长满长长的山草。紧贴院墙生长的竹丛好似盆景，院门旁边是一溜瓜棚，“太上老君”般的葫芦静静地垂在半空……总之有一种“越走越艺术”的感觉。安明感到了这个院落设计者于平凡之中暗藏奇趣的用心，不由脱口问道是谁设计的。

本以为是聘请了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——这在重庆是常有的事，却不料欧阳的回答是“就是英英”。

不是说关英英是本地村姑吗？却有这等的艺术素养。安明暗暗纳罕。

一进院门，欧阳叫了声“英英，客人来了”。女主人应声出来。

她可能正在厨房里忙着，黑色毛衣腰间扎着蓝白图案的扎染围裙，灰色长裤趿着拖鞋。她欢笑着，笑得一无顾忌，嘴巴大大的，雪白的牙齿闪着光……一瞬间让安明感到：人有什么理由不快乐？

另一种感觉是：这是个客串的村姑。假村姑。真村姑没有统一规格，认真说来也不大好描述，但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关英英只是穿戴入乡随俗而已。安明断定。一时有点失望。

关英英在院坝的阳光下摆好了桌椅和茶具。三空呷了一口，就惊问：“这是什么水？”

关英英说就是这里的泉水，你们可以过来看看。

原来这是个浅浅的岩洞。主人砌了个不规则的池子。泉水不断慢慢溢出，泉眼处水花隐约可见。“是温泉？”三空问。“不。温泉只能洗澡，不能洗胃。”关英英回答。大家笑了。

三空说：“应该弄个门，外出时要锁上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安明问，“那多么煞风景！”

“这是安全考虑。欧阳是律师，一个出色的律师应该有大批



的仇人。”三空振振有词。

安明不由将关英英盯着。关英英笑道：“没那么严重，欧阳没私敌。再说，附近的乡亲随时要来取水，怎么能锁呢？”

“他们自己没有？”

关英英笑起来。“你以为南温泉遍地是泉眼啊！跟你说啊，这一大块地方，只有这一处，其他人都是吃井水的。这一处泉眼本来也是没有的，我们盖这座院子时，动工不小心动出来的。乡长说，该得由你们住这里了，如果早有这眼泉，这块地皮你们哪里买得去？乡政府的人都用这水泡茶。他们每天有人骑摩托车来取水。”

三空掬起一捧泉水喝了，咂咂嘴，说：“这水最宜信阳毛尖。”

关英英说：“给你们泡的，就是信阳毛尖。”

回到茶桌旁，欧阳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
“我的这些委托人，都是些孤苦无助的外地农工，因公致残，反而失去了工作。他们当中，的确有的是因为自己违反了操作规程……这一些情况，你们已经清楚。

“这一类情况，今后会越来越多。索赔的不公，或者索赔的未果，会造成两种极端情形。一是对不幸的无奈，二是心理失衡，从而造成铤而走险。这两种极端结果的积累，会慢慢形成一个社会问题。请注意我说的，积累。积累的后果是严重的。所以发达国家有关劳工利益的法律相当完备，执行也相当到位。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叫斯皮卡蒂的，写了一部书叫《美国社会问题》，第十五章谈这个问题，劳动保护与健康赔偿。这部书掀起了国会立法上的动议。总之随着时代的前进，劳动损伤问题将放在最重要之列。美国政府攻击我们的人权状况，这是一个靶子。

“因此，律师界已达成共识，以及行动默契，就是主动代理，